

時光奏鳴曲 ㊦ 中文研究所碩士畢業生 胡蘊玉

特刊

大學時，和一群朋友共同瘋狂的喜歡著帕海貝爾的《Canon》，每次在琴房一聽到有人彈被稱之為「社團毒藥」的《凡夫俗子》，大家就一陣訕笑知道大約又是哪一個誰在練琴吧！一間一間房去拍門，不然就在隔壁和琴擾亂一番。轉眼間，師父徒弟們各自畢業散去，而松濤麗澤二樓的淙淙琴聲永不斷斷……每回去松濤宿舍底下的蘇德堂吃晚餐，穿過高高的密密的榕樹蔭底，總有喃喃的琴音在召喚著那些過去的時光。

在淡江「登觀音山」的必修學分，我一直還沒修。但是對於山的輪廓與雲氣變化，透過新總圖的落地窗已經看的非於常夠多。特別是五樓，當一枚金黃耀眼的夕陽大喇喇經過玻璃窗，整層樓的讀者都被震懾而停下手邊的閱讀，一同望向那告別的夕陽。未改建前的文圖館，傍晚的餘暉總穿透台文的狹長窗頁，暖暖的落在矮櫃上。附有手澤而顯溫暖的桌椅，顯出靜物的謐靜。一年裡，約略有300多天會在圖書館裡，不一定要讀書，經常我只是在和各種紙張隨意的邂逅。過期報紙、合訂本期刊、五花八門的百科全書、看不懂的一個字的歐系雜誌、了不起的攝影作品、迷人的作家憂傷的密語錄、需要身體實踐的異地旅遊圖鑑、官味的撲鼻的政府公報、和一些有趣無趣的紙頁。這些不經心的偶遇，在寫作的論文期間居然能神奇的一一來豐富我的靈感，而在安靜的研究小間，也提供我最和平的環境和心情。幾乎要以為自己是住在圖書館裡，我真喜歡這樣單純而專一的日子。

秋天是哪一天開始的？鳳凰噴水池岸邊一大排叫做「水黃皮」的樹變成一樹紫花，葉子紛紛轉黃那一天。當小紫花讓秋風吹著如雨珠繽紛落下，總是剛剛開始一個新的學年。

，對未知的課程有新鮮的迷惑。在路上常有赧赧的新生一頭大汗來問：「請問H教室在哪？」而天空是那樣的澄透，雲朵飄飄的。

冬天是哪一天開始的？早晨開始會賴床，下課時分只想再來一杯「校園麥當勞」熱奶茶的那一天。緊閉的窗玻璃上，冬日綿綿雨珠滑落著。來淡江後，你有過幾把傘？兩把絕對不夠。要嘛昨天的才買一把，今天忽然變天又忘記帶出門；要嘛歪歪斜斜的風雨再吹壞第N把傘；要嘛……嗯，放在圖書館外面被偷偷借走了。

理學院與化學館之間，七株高高的松樹掛出一顆顆巴掌大的松果，炫耀自己是天生的聖誕樹。偶爾拋下幾顆毬果，讓打樹下過的人們的驚喜。這是松樹給我們的多好禮物，慶祝冬天下過最近化館施工，七株松樹不知搬家去哪兒了，有誰知道嗎？)

春天是哪一天開始的？郵局旁的藍色鳶尾花悄悄開放，桃紅的山茶花也點綴其中；陽光草坪旁的紫藤花爬滿花架，色喻喻的蜜蜂穿梭其間。那天開始的。微微的草香氣味，社團擺學藍色的厚外套，校園植物場，網球場，研究來回沒日文會吃？那對住淡江，歡快不斷的新振作……春日景明，好不好吃？那對住淡江，歡快翔飛的喜鵲最知道。

夏天是哪一天開始的？聽到第一聲蟬啞啞開嗓嘶鳴那一天。蛋捲綠葉中冒著簇簇雪白的午會者，突然有閃閃滑過額頭，頂著的油綠葉子湧動。好天氣的下午，演唱者汗水閃閃滑過額頭，頂著的夜星空聽眾躲在樹下傘下聽歌，演唱者

太陽賣命的高唱，偶爾颯破一是兩個音也。沒關係，大家在意的是門側的一批某有傲去。是歌者學橋的學生經過天就末了，老師的。和批下可愛的花著。些點土氣舉。

夏天常常是這樣結束的，一批又一批穿著學士服、碩士服、博士服各學院的師長，這樣在陣陣雜沓的眼前展開了。圍繞著生活照片。明日，就這在眼前展開了。滴滴走下去，明日，就這在眼前展開了。